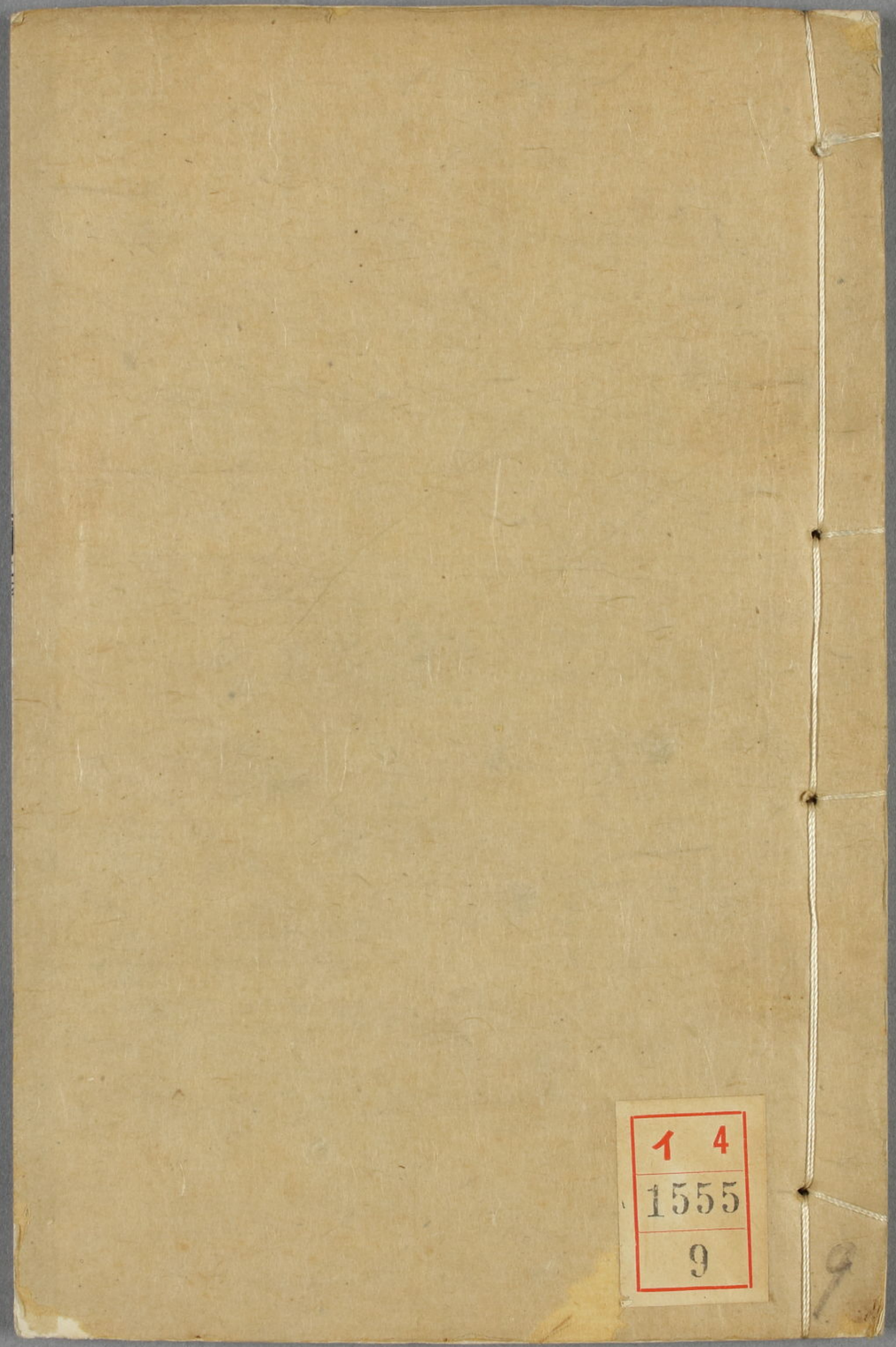

1 4
1555
9

第二種郵便物認可

徐霞客遊記
長沙商務印書館

第二集

知不足齋叢書

長塘鮑氏開雕

門 14
號 1555
卷 9

知不足齋叢書

第二集

公是先生弟子記一卷
經筵玉音問答一卷
碧溪詩話十卷
獨醒雜志十卷
梁溪漫志十卷
赤雅三卷
諸史然疑一卷

昭和十九年四月十日購求

公是先生第子記

公是先生弟子記

劉子曰四十而仕爲不惑也五十而爵爲知命也不惑然後可以爲士知命然後可以爲大夫兼近四隅不失其所者中是也并總萬物不失其元者一是也明德制義不失其方者禮是也禮者道之中也教人以道云乎豈曰教人以文云乎道者文之本也循本以求末易循末以求本難今之所謂作者筆墨焉爾簡牘焉爾

君子之謀也盡下而用其所長不以已奪人故曰功成

而已矣事立而已矣衆人盡其慮而君子受其名
道之勢似迂闊道之文似詭僞道之情似剛狷勢無迂
闊則鄙文無詭僞則野情無剛狷則蕩
舜作九招九招者九名也予識其三焉祈徵角之謂也
天可順而不可恃也鬼神可敬而不可諂也
廟中其至矣百官備萬物具不言而事行無爲而功立
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春秋變魯之實也脩已
以安人
治天下其猶作樂乎作樂者備八音八音不同物而同

聲同聲乃和治天下者進賢能賢能不同術而同治同
治乃平是故樂之和一物不得主焉天下之平一賢不
能名焉
政莫美乎簡易何爲而可曰繁矣而後求簡焉難矣而
後求易焉簡之而簡者繁不可如何矣易之而易者難
不可如何矣
儒者之原仁義也樂工之本律呂也本律呂者衆而知
律呂者寡原仁義者衆而通仁義者寡律呂之所以亂
淫聲亂之仁義之所以毀小道毀之淫聲出乎律呂而

非所以正律呂也小道生乎仁義而非所以明仁義也
善治聲者擇乎律呂善治道者擇乎仁義天下之道莫
大乎學莫貴乎學夫學者匹夫也而居聖人之業可不
謂大乎匹夫也而言王者之事可不謂貴乎 疑是二段
聖人辯必能窮萬物而不言智必能兼萬物而不爲不
言者有所止之不爲者有所因之
君人議道有司守法君人議道故議道者君人之德也
有司守法故守法者有司之器也
古所以治者當其分也古所以亂者違其分也當其分
而勸違其分而競勸則事立競則怨作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何謂也曰德之至也窈窕淑
女琴瑟友之樂也不淫其色悠哉悠哉展轉反側哀也
無傷善之心此之謂也
古之教者言不足而徵徵不足而諭諭不足而類類不
足而辯古之君子言而已矣辯其末也
天有常運也地有常勢也人有常性也物有常理也是
故天地始者由今日知之萬世後者由今日知之雖有
至愚之人而不疑於天不惑於地審必然也審必然則

不可敗以辭不可敗以辭者衆人皆然而君子爲甚是故聖賢之事出於上古者雖甚遠必有以信之雖甚幽必有以明之雖甚繁必有以詔之雖甚亂必有以治之書所以紀遠而書未必盡信也信有理言所以交近而言未必盡聽也聽有理故信理者不惑於書聽理者不惑於言不惑於書可以爲師不惑於言可以爲友漢武帝好馬而余吾渥注爲之出馬葉公好龍而龍亦下之高宗好賢夢帝賚以良弼此皆可以謂篤好之矣

柱厲叔事莒敖公不見用而死其難曰吾以羞後世不知臣者狠瞫黜於晉不冐爲亂而死國事亦以使上知也

不肖之君諱言死亡秦人不敢言死袁宋之主怒言曰不肖之君諱言死亡秦人不敢言死袁宋之主怒言曰也

趙王殺其良將李牧而作山木之謳項羽既敗悲歌慷慨泣下沾衣李斯就戮東市嘻吁感動使彼早自警安有此患哉

齊靈公淫於崔氏崔氏殺之將死曰請自刃於廟楚成

王求食熊蹯而死趙武靈王梁武帝探鳥穀而食胡亥
曰願爲黔首皆不忍乎居爲善而希望須臾之生
楚靈王聞諸公子被殺自投車下曰予殺人子多矣能
無及此乎商君設法殘民及死之日歎曰爲法之敝一
至此乎使此兩人幸而免猶自以爲行之是也楚莊王
曰吾以不祥道民則災及吾身
桀紂可與爲善哀平不可以圖存非桀紂優也時勢失
也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而誓司徒司馬司空此
三卿三軍也諸侯以百乘爲軍不以萬二千五百人爲
軍下天子也以百乘爲軍者一乘凡八十家家出一人
其中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其餘以爲厮役扈養者
凡一乘則一右右皆虎賁勇士也故武王戎車三百兩
則虎賁三百人
漢武帝初好兵事征伐故衛青霍去病李廣楊僕諸酷
吏皆爲用及後悔之封丞相爲富民侯而騶粟都尉趙
過平都令光更以務農重穀進天下亦翕然賴之此一
君之身終始相反如此而隨其取捨輒皆得人外則伸

威四夷內則安養百姓世豈乏士哉常患人主不求也
禮不以近人爲達樂不以易備爲樂事不以便用爲利
味不以爽口爲美行之似迂遠作之似疎拙居之似愚
樸安之似淡泊化民成俗俗旣已成偷僞者不能入
物謂之命生謂之性道謂之情情者聖人所貴也詩書
禮樂所由作也仁義忠信所由顯也五帝三王所以有
其人民也
忘情者自以爲達悖情者自以爲難直情者自以爲眞
三者異趨同亂不可以爲王伯之民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曰顏回好之者樂之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
學子曰顏回好之者樂之也此聖人之好學也
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齊桓欲用管仲求之於魯魯施父曰不如殺之衛鞅爲
秦伐魏破魏師魏安釐王曰吾悔不用公叔痤之言以
誅鞅也夫不忍克己爲德而謀害人之臣猶竊鈴掩耳
也智至於自欺而已
致民者禮樂爲急非謂三王之禮五帝之樂也時禮時
樂禮諭其制樂諭其功百姓鼓之舞之而不敢叛焉

教民以學爲將行之也試人以言爲將用之也是故學不可行者君子弗取也言不可用者君子弗詢也書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智不求隱辨不求給名不求難行不求異推鬼神虛無詭聽易視乘人以如此者執而殺之

民難聚也而易散難安也而易危聚之有道安之有術不出於人情而已矣

叔贛問曰尚書記人之功忘人之過春秋收毫毛之善貶纖芥之惡二者無異乎曰無異何謂無異也曰忘其過不忘其惡貶其惡無貶其過

仁義禮智信五者伯王之器也愛之而仁利之而義嚴之而禮謀之而智示之而信之謂伯仁不待愛義不待利禮不待嚴智不待謀信不待示之謂王王者率民以性者也伯者動民以情者也性者莫自知其然情者如畏不可及王者百年而立百年而備百年而裕百年而衰百年而踣有過之矣伯者十年而立十年而備十年而裕十年而衰十年而踣有不及矣

率人以敎人其政乃純率神以事神其鬼乃神政之不

純敎之過也鬼之不神事之過也敎人過於敷事神過於瀆民不見嚴而煩是褻非瀆乎古之事神者必有則弗徵弗徵民弗信也必無則弗畏弗畏民弗從也事神若疑故筮則弗非盟則弗叛禱則壹齋則潔言則信令則從居則謹行則順郊則見帝廟則見先王奧則見主而誰識思亂率神以事神上神疑人民不見嚴是褻非瀆乎句亦疑有遺漏

任天下之憂者也苟天下之重者君天下者也苟天下之憂者非憂敗也言以已爲天下法苟天下之重者非實可苟也言富貴之非已伊尹非愛天下任

天下之憂者也故舉於畎畝而相湯舜禹非樂天下苟天下之重者也故受天下禪也

古之君子爲義於其學爲功於其業義非其學雖刑不避爲政者有以徇之則勸事師也功非其業雖賞不就爲政者有以置之則勸事君也事師貴一事君貴一之外毋敢動其心人人一以事師人人一以事君天下治矣義非其學雖刑不避者誰歟曰若齊景公虞人魏絳欒氏之臣是也功非其業雖賞不就者誰歟曰若董安于屠羊說者是也

五經者五常也詩者溫厚仁之質也書者訓告信之紀
也易者淵微智之表也春秋褒貶義之符也唯禮自名
其道專也
利已者亡利民者伯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者王
君臨臣喪以桃菆先非古也周之末造也古不教民不
倍死臣已死君不忍呼其名
事師者北面言臣之也就養無方死則爲三年之服言
子之也故受道焉不敢倍倍之者君不以爲臣士不以
爲友故善事其師者必善事其親善事其親者必善事
其君故人君莫不欲其臣之善師也故立師保之官人
父莫不欲其子之善師也故易子而教
孟子曰人之性善人之性皆可以爲堯舜孟子可謂言
過其實矣人之性善且有上有中有下於上也又有上
焉於中也又有中焉於下也又有下焉九品也故上者
聖中者君子下者有常不及乎聖而爲仁不及乎君子
而爲善不及乎有常而爲齊民故性不同也而善均善
不同也而性均故人不可以爲堯舜猶堯舜不可爲人
也壽莫如召公不能至乎聖而止天莫如顏子亦不能

至乎聖而止使召公而天使顏子而壽其材亦若是而
止矣此性之不可過也人何可爲堯舜哉故開難到之
期者人不能信也人不能信者學不能益也
古之教者詩書禮樂至仲尼益之以易春秋樂自此沒
矣禮者德行之本也詩者言語之本也書者文學之本
也春秋者政事之本也此四本者君子之所盡心也
衆無功之人者乏百姓之食也地不加闢而賦粟倍民
不益進而廩餼廣貧則不能富也流則不能止也殍則
不能救也此孳人而使食人也人相食則不祥莫大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門人問曾子曾子
曰忠恕而已矣施之已曰忠施之人曰恕
聖人之功與人同也聖人之德與人同也聖人之性不
可及也聖人之功不過治人聖人之德不過治身聖人
之性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惡可及哉孔子曰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是故學功德以言聖人者其由不
知聖人者也
有材而不知道材非其材也有功而不知道功非其功
也

古者祭蓋必有配配必有尸尸者入道也非祭入則無尸

天子七廟二王後五廟諸侯五廟孤卿四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官師一廟故生異宮者祭異廟也

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如何斯可謂之無爲矣曰因堯之臣襲堯之俗用堯之政斯孔子謂之無爲也

正朔無所改制度無所變教令無所易共己正南面而已矣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王者承極敝之後者則新之改正朔以新其時也異徽號易服色以新其目也殊聲音律呂之變以新其耳也制度法令以新其俗也非所謂無爲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繼湯武伐其義一也

亦王不祫　諸侯不祫祫及其壇墠祫者祫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及其來室

廟有二昭漢之失禮也古者一昭一穆

非學之難知所學之難也非所學之難知道之難也知道之難知行道之難也知所學者亦鮮矣知道者吾未之見也譬知道者其猶止水乎止水能盡物之形此

之謂一以貫之

商賈有千百之利則勤農夫有終歲之食則勉是其樂之者也爲道者亦然苟得其樂終身不厭苟爲不得終身慼苦亦勤之而已矣如商賈之謀富農夫之望歲安有不及哉詩曰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今之爲學者多若此勿爲名則名隨之勿爲利則利隨之故學者去名利之心而已矣

德之親民甚於子孫子孫天性也服有時而殺廟有時而遷至於德或累十世民悲慾享嘗之詩曰豈弟君子

胡不萬年

賓之初筵飲酒之禮也古者非祭祀不飲酒不至於醉書曰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秦之亡不亦宜乎多爲利者大夫則君之婦人則客之以是教其民焉民是以共利之爲政者愼所以導民導民於善其報亦善導民於惡其報亦惡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

莫之爲仁者而謂之不可爲猶莫之行而忌遠也熊蹯之美不食則不知其美知熊蹯之美者必其食之者也

先王之禮其猶熊蹯乎
庶子爲後爲其母不敢貳尊者也庶祖母之喪三年非
禮也吾未之聞也
聖人之治天下結之不以恩惠威之不以刑罰不爲而
治者民自治也一日宗族二日師友三日賓客四日祭
祀五曰喪紀
所謂命者道而已矣生死貴賤貧富道之制也君子以
爲命所謂天者人而已矣人歸之則爲諸侯諸侯歸之
則爲天子人之制也非已制也君子以爲天知道者其

知命也知人者其知天也
孫不後祖故有嫡子無嫡孫嫡孫者繼嫡子者也爲嫡
子三年爲嫡孫期祖不以孫爲後也祖不以孫爲後孫
亦不敢後祖也然則孰後後嫡子嫡子死有子則廟廟
則以昭穆治之無子則不廟不廟則不以昭穆治也孫
後祖者唯始封君及始爲大夫之嫡子前死者子未爲
後其孫代之於是乎爲祖三年後者後宗廟也庶子不
爲長子三年言不爲後也禮曰祖卒然後爲祖後者服
斬此之謂也

或問曰太公治齊尊賢而尚能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奪之臣周公治魯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寖弱矣若是乎聖賢之無益於治亂之數也曰否此非聖賢之語也致功兼并者文其過之言爾齊不用太公之法故齊奪魯不用周公之政故魯弱尊賢尚能非所以啟篡也尊尊親親非所以致弱也齊桓公修太公之法而伯天下魯僖公修周公之政詩人頌之以比三王惡在其無益於治亂也

或曰人有言太公封於齊五月而報政伯禽封於魯三年而報政周公喟然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齊乎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乎易近民則歸之信有諸乎曰否此非周公之語致功兼并者欲速之言耳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古之人豈不欲簡易哉又惡欲速速非所以簡易也簡易者未嘗速也民之爲道信而後可使富而後可教安而後可保此所以爲達也三年之爲亟矣齊先魯亡何魯之北面哉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吳起可謂知戰矣親與士卒最下者同其勞苦曰是何

足以言知戰也子見夫乞人乎叫號偃仆乎康莊之間其聲可哀也不若是不足以濟其身若乃家丈人者五十可以衣絲七十可以食肉子孫者奉之爾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兄弟之仇不與共國非虛加之也然後稱於人情睹民如子者民報之如父睹民如弟者民事之如兄無所仇云爾有則爭先致力焉子弟豈待父母與已均其苦然後爲用哉故用民者矯之以身徇之以愛濟之以術苟一時之勝而已矣惡可以久哉詩曰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八鸞鏘鏘道上不失度下不失節也駕

後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君子之所依而小人以爲已腓安在其毀上下之節哉

或曰仁者壽顏淵何以不壽曰死生命也非人之所益然則仁者壽非君子之言乎曰固君子之言也所謂壽者言無以增其年而已矣通是道者內自得於心雖殤子猶彭祖也有言彭祖而非壽者乎請問知者樂曰通是道者內則得於心雖窮居猶南面也烏有南面而非樂者乎請問仁智動靜曰誠而明之靜也明而誠之動也

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不遷怒不貳過
君子之事君也諫不用則去諫不用而去者道也先其未亂也見亂而去是逃也死之可也
君子之不去其君也不忍也何不忍也曰不忍其君之無與爲善曰庶幾乎若此哉故不聽則諫不已其有利之之心焉是貪也非不忍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所謂文學也行所謂德行也政事主忠言語主信
子之不言利也惡其號也曰利於已不言可也利於

國利於天下不言不亦病乎曰天子之有天下猶諸侯之有國諸侯猶大夫之有家大夫之有家猶庶人之有室大者治大小者治小云爾非異物也利之天下則謂之公利之家則謂之私利之國則謂之廉利之室則謂之貪是亦不知類也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上之所貴而下爲之則善事上也上之所貴而下不爲之則不善事上也欲治民而責其善事上非也責其不善事上而惡其倣已於利難矣如惡之也則莫若不言利

君以人爲天人以君爲天天以人爲天人之所歸號之曰天與之人之所去號之曰天奪之非君以人爲天歟君安之則安富之則富生之則生死之則死非人以君爲天歟世治人曰天也世亂人曰天也天非實治之也天非實亂之也有曰亂者非天以人爲天歟

君子畏幽則小人畏明君子畏明則小人其無畏矣詩云憯不畏明

性者受之天也道者受之人也受之天者已雖欲易之不能易也受之人者人雖欲易之不能易也魚不可使去淵鳥不可使去林天也出處語默隱顯之不齊人也有所受之矣

言而無當猶漏卮也形具而已矣

聖人無可無不可賢人有可有不可衆人適可適不可聖人曰懷之賢人曰擇之衆人曰所遇而已矣

誠於中者其受言也不惑不惑然後知言知言然後知人

權所以濟義也非義無所用權爲義者聽民民之所徇固以濟之堯舜禪湯武伐義也

人君誠有畏天之心雖有災害不殘及其無畏天之心
雖無災害殘矣人君誠有恤民之心雖有災害不畔及
其無恤民之心雖無災害離矣故天之所享誠也民之
所保誠也誠之至不言而諭不施而惠不禱祠而福是
以人道貴忠也

三王肉辟有諸曰有之不已慘乎曰秦漢則慘三王則
否井田以均之鄉黨以安之學校以教之示之以禮動
之以義惠之以仁奇衺之行無自習焉荒鄙之聲無自
聞焉淫佚之色無自見焉上下察矣遠邇一矣然而附
于辟者衆所棄也矣其慘非聖王不能用肉刑秦漢之
用肉刑暴矣慘其末乎漢文之革不亦宜乎

人胥知行之由心人胥知生之由食不知生之由道三者異
知視之由心人胥知行之由目人胥知視之由目不
類而同義如使人之行者莫如足也則聾者曷爲有所
不行也如使人之視者莫如目也則念者曷爲有所不
見也如使人之生者莫如食也則不義之食曷爲有所
不生也生之依道猶之依心行之依目此天理之自然
者也知行之待目而不知生之待道則外其生於道矣

夫外其生於道者生而不以道者也生而不以道者猶
行而不用目其不陷于坑谷者幸而已矣
臨大事而不懼守大節而不可奪誠言不入僞言不出
其唯知道者乎
君子貴曲能有誠曲能有誠者藝之上也而況直而誠
之誠而明之者乎
梓慶削木爲鐻不敢以毀譽觸其心不敢以曾賞攖其
慮七日鐻成而若神梓慶可謂知用巧矣有爲者亦然
今之懷道者假譽於仁邀賞於義故弗成也器而弗成
猶毀瓦也
事求可功求成何如曰不可事求法功求義法而不可
者有矣義而不成者有矣未有不法而可者也未有不
義而成者也
君子之道不出於中中者所以并容也賢者守焉不肖
者勉焉并容所以爲大也決絕之行君子不爲
舜在深山之中伊尹耕有莘之野說築傅巖之險亦憂
天下乎曰不憂也奚爲不憂賢者之生於世也世亂固
坐而睹之乎曰天子憂天下諸侯憂其國大夫憂其政

士憂其職庶人憂其業天下已定矣非其憂而憂之亂
也天下固亂而又亂之是以使天下多事也詩云職思
其憂君子豈無所憂哉亦思其職而已矣或問舜伊尹
傅說之職曰舜職其孝伊尹職其耕說職其築
或問孔席不煖有諸曰有之矣其皇皇也曰聖人以其
皇皇爲道衆人以其皇皇爲利或曰爲道固皇皇乎曰
迎之致敬則就之言不行讓不用則去之不皇皇何爲
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往孔子不惡其畔歟曰惡
之惡之曷爲往也曰人之於仁也無必不爲其於不仁
也亦無必爲知賢而召之也非知仁歟知仁也不足與
爲善歟知仁且爲善畔可使復合危可使復安亂可使
復平亦何爲不往哉
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使傅說死於肯糜末如名
之何矣亦疾之乎曰君子之名有不幸而不稱無幸而
稱小人之名有幸而不稱無不幸而稱其疾之也在已
其稱之也在人君子能知其必疾也而不能知其必稱
也奚疾之哉
或問誠曰誠者成也成物者也不成物非誠也何謂物

曰君子則德小人則事德莫若修事莫若敏二者其誠乎

揚子雲曰賢者爲人所不能爲揚子亦安知禮哉夫賢者爲人所能爲而已矣人所不能爲賢者不爲也

或問君子矯乎曰唯君子爲能矯君子之矯以爲義也小人之矯以爲利也君子窮而益堅小人達而亦僞富而無以爲道也則辭富貴而無以爲道也則舍生唯仁者能之

或問伊尹比乎妹喜以滅夏膠鬲比乎妲己以滅商有諸曰否此非智者之言也桀爲無道嬖妹喜而殺其良臣棄先世之典而絕百姓之命百姓弗堪伊尹爲是相湯以滅夏放桀于南巢紂爲無道嬖妲己妲己之所悅而爵之所惡而殘之殺比干以遂其怒百姓弗能忍武王爲是伐紂而殺之當是時膠鬲諫而不入使之問師期期後武王趨而救之猶紂臣也吾聞得天下者得其民心者也有天下者不利天下者得其以取其國是利之也何以爲湯武鄭穆公將伐胡則妻之句踐有吳之怨入西子焉夫搆人於禍而後殘之陷

人於危而後幸之此不仁者之所爲也而謂湯武爲之乎

太上無文其次有而不恃其次恃之而治其次治之而不足恃

君子有四擇擇術然後學之擇師然後傳之擇交然後親之擇君然後事之是以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

施而不報吾未之見也廟堂之上獻以爵酬以觚一獻而三酢民猶以爲薄故君不可以弗厚施也

治國家天下者去利之心而已矣國君過市有罰夫人過市有罰命夫命婦過市有罰徒過之而已矣猶曰不可況親利之者乎

禁過於微則人樂遷善防患於小則患遠矣或曰禮嚴路馬有誅以足蹴路馬猶有誅不已亟乎曰是所謂遠其防者也路馬者君之路馬也路馬之可敬況其君乎是以國家之敗常必自其小者始焉民無嚴君之心則無爲貴禮矣

成民而後使之則無怨民教民而後用之則無失人

犬馬之勞不可棄也厚之至也

禮也者大爲之爲其小也遠爲之爲其近也厚爲之爲其薄也深爲之爲其淺也謹爲之爲其怠也此之爲禮之情知禮之情者所以作禮也

過而能知知而能改土也過而不知知而能改次也既不能知又不能改下也

衡平也故準之繩直也故度之鏡明也故監之君子成德以待物至也輕重出焉曲直決焉醜好分焉誰能蔽之哉

委巷之禮小人悅之君子恥行焉先王之禮君子悅之小人恥行焉詩云彼醉不臧不醉反恥行不由先王之禮猶醉也唯君子能忍是恥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

吾乃今知禮之爲貴也用於未亂而不用於已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則揖遜爲之詬矣

學所以爲已也推而及人仕所以爲人也推而及已推而及人故不以人害已推而及已故不以已害人

君子之得其時者將以行其道也道不行猶爲不得時

也叔孫通制漢禮得其時矣君子恥之者以道不得行也

或曰子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若其不善也亦無改乎曰否改其惡無改其道謂之道矣若之何改之三年不改焉雖終身不改矣

信善者毀譽不能惑也毀譽不能惑也則信善已乎曰未也貧富不能易也則信善已乎曰未也貴賤不能動也貴賤不能動也則信善已乎曰未也生死不能誘生死不能誘則幾於至矣雖至乎至者蔑以加矣

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聖人固能與人壽若此乎曰否不然也昔者武王既克商有疾諸大夫懼請穆卜於先君周公於是爲壇請命於文王卜之以三王之龜而吉書曰主翌日乃瘳復三年王乃崩世以謂文王與之也是以傳於此言也聖人不能以其壽與人也

士可使見義不可使見利民可使見德不可使見刑齊無知弑襄公孟陽死于牀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崔氏弑

莊公莊公臣死者十人晏子端委立于門外莫之死亦莫之亡疑是二段而語未竟

四民異業而莫相悅者職分均也

制度不定雖殫天下之富其求不給

富貴不可矜也富貴而攻之者衆以其可矜譬如明珠潛于千仞之淵沒人取之

莫善乎性人之學求盡其性也學而不能盡其性有之矣未有不學而能盡其性者也

性猶弓也學猶力也雖有千鈞之弓引之弗滿弗能貫也豈弓力爲有不足哉所以用之者不足也

上之治下職也下之事上亦職也上不能治下則昏下不能事上則亂亂則喪才昏則喪位其事一也

孔子之教人也猶量也立區釜鍾固其能容放乎足而正

五帝之治翼翼如也三王之治兢兢如也危國者必自暇亡國者必自佚詩曰彼昏不知一醉日富

違禍如水火猶有及焉去屨如溝隍猶有隕焉不早辨故也無日不違無日不去則何悔吝之有詩云不敢暴

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一近而他遠也

世有道則其民質其士貴其鬼神世無道則其民巧其士賤其鬼不神

舜之受天下也禮辭禹之受天下也固辭益之受天下也終辭非苟降殺也時也聖人從時

進莫若讓勇莫若義貴莫若仁富莫若廉

民可刑也而不可辱可懼也而不可怒可親也而不可怨

或問公孫洪兒寬以儒術飾吏事何如曰巧矣不有毀也其能飾乎或曰與其勇用飾不亦近乎曰君子遠之爲道小人近之爲利苟可飾也奚往而非義也爲義而飾民進於僞僞實害德百虞辱矣其有一仍乎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非德之順而心是制民各有心何上之有民之情也陵上其性也好德

禘帝也不王不禘虞夏禘黃帝商周禘譽皆帝也諸侯不敢祖天子天子則亦不敢禘故魯之禘非禮也

或問鄉飲酒之禮劉子曰所尚三德也年也爵也俎豆之事則人知之矣敢問三者兼乎曰然如何曰謀賓介於先生尚德也旅酬以齒老者異秩尚年也大夫爲僎坐于賓東尚爵也三者天下之達尊也夫如是故觀於鄉者其一曰彼壯也而先老何也曰唯其德也然後民退而修德其二曰彼羸也而先富何也曰唯其長也然後民退而事長其三曰彼後入也而異席何也曰唯其貴也然後民退而貴貴故先王不賞而民勸不令而民從一事而三美備焉其唯鄉飲酒乎

同治辛未重刊

非聖主不能封建非封建不能長世

善於義之爲善也雖不利於已天下善之已亦善之而善安有不勸乎惡於義之爲惡也雖利於已天下惡之已亦惡之而惡安有不懼乎

安民也世祀也養已也君之不同也安民者無危世祀則有死矣養已者亦未之常存

不以仁而爲之不以不仁而不爲上也以仁而爲之以不仁而不爲之仁不知不仁而爲之仁不知仁而不爲次也不知仁而爲之不以不仁而不爲者性也未不仁而不爲也不以仁而爲之不以不仁而不爲者性也未

始入於非以仁而爲之以不仁而不爲者智也畏乎不
仁不知仁而爲之仁亦有不知不仁而不爲不仁者出入也
有幸矣不知仁而爲之仁亦有不知仁而不爲不知不
仁而不爲不仁亦有不知不仁而爲之不知仁而不爲
亦有知仁而不爲不知不仁而爲之亦有知不仁而爲
之

荀子不知性揚子不知命韓子不知道荀子言聖人之
性以惡言聖人之道以僞惡亂性僞害道荀子之言不
可爲治揚子劇秦美新畏禍投閣荀悅其生而不顧義

同治辛未重刊

湯有夏臺文王有羑里周公奔楚仲尼畏於匡非其義
貴之不受非其罪虐之不辭爲畏而投與刑而死同爲
者時人之耳目時人者聖賢之身耳司聞而目司見身
然後安聖賢汲汲憂天下之憂明其義曰孔席不暇煖
墨突不得黔數進不恥數退不怒不得出貴人之門爲
懼使天下學者矜於功名進於勢利疐道也古者士修
其身鄉里不知朋友恥之及恥之朝廷不用有司恥之君子之
行不由於人之所可賤是故不聘之女祭祀不爲主不

聘之士朝廷不爲用韓子不知道可爲具臣不可爲大臣

物莫鄰於鑑其守也一其應也博其居也以平以平爲道者也

春秋之誅也先意而後事其賞也先事而後意有其善無其功君子不賞也賞之弗信有其惡無其志君子不誅也誅之不服先意而後事是以刑不濫先事而後意是以賞不僭刑不濫賞不僭王道之盛也

天之道有常人之道無常無常所以應有常也天之道無爲人之道有爲所以應無爲也天之道不言人之道有言有言所以應不言也天之道無形人之道有形有形所以應無形也天之於人相反也其相反猶有徇也故聖人默而成之既已有爲矣而謂之無爲既已有言矣而謂之無言既已有形矣而謂之無形是莊老也非正名實之言也

劉子謂楊異曰鼓舞鏗鏘吾不知其異於樂也然而知折還俯仰而不知其義者是制氏之樂也折還俯仰吾不知其異於禮也然而知其義者是弟子記

徐氏之禮也簡牘筆墨吾不知其異於道也然而知簡
牘筆墨而不知其道者是世俗之儒也故君子務本
史之諱國惡非禮也晉人殺靈公董狐書之曰趙盾弒
君趙盾曰嗚呼天乎盾豈弒君者乎董狐曰趙穿弒君
而子不討凡弒君者非子而誰仲尼曰董狐良史也書
法不隱故史之諱國惡非禮也曰然則春秋何以諱國
惡春秋不足法乎曰春秋至矣史不足以當之孔子曰
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有罪焉故春秋至
矣史不足以當之

問聲者之色白曰皎然黑曰黯然青曰蒼然丹曰赫然
黃曰熅然問之其別不知也問聾者之音宮曰溫以厚
商曰廣以廉角曰和以愉徵曰清以辨羽曰堅以微問
之其次不知也問衆人之道仁曰博愛義曰禁非禮曰
卑遜智曰通物信曰不欺問之其用不知也然則聾者
能得五色之名聾者能得五音之名衆人能得五常之
名未足貴也貴道者貴其施之而不悖理之而皆得言
之而不惑也非貴知其名也
臨尸而不怍則可以為孝子矣

天子之玉全上公厖侯伯瓚子男將貴者取純焉賤者
取駁焉夫學亦猶是矣全而純者玉也次厖也
次將也石爲下

或問資於事父以事君君之使臣猶父之使子父之使
子雖辱不辭雖勞不怨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然
則詩人怨乎劉子曰父子性也君臣義也父子內也君
臣外也詩人之怨有使之然也故事親有慕而無怨事
君有怨而無懟

聖人行而當理非求當也自當也言而中律非求中也
自中也

或問吳充曰衛輒拒父則逆親不拒則廢命爲衛輒宜
奈何吳充曰合國人而聽之楊緯以吳充之言問劉子
劉子曰否以謂聽於國人則公矣國人君臣也蒯聵父
子也君臣主義父子主親義無廢命親無絕屬與國人
慮兄弟君天下不爲也若之何與國人慮其親或且衛
有君矣國人不忘其君輒忘其親乎堯有天下讓之舜
舜有天下讓之禹堯舜之有天下也非無所命之也已
而遷焉天下有非之者哉

或問孟子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孟子曰舜惡棄天下猶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
終身訢焉樂而忘天下故父子天性也孟子可謂知舜
矣

志近者聞遠則悲志小者見大則疑詩云憂心悄悄慍
于羣小達不善之謂也

知性者不可惑以善惡知道者不可動以富貴知命者
不可貳以生死

梁惠王問利國孟子知其非問財利也然而曰王何必
曰利者利不可爲號也齊威王問好樂孟子知其非好
先王之樂也然而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庶幾者樂可以
爲名也故號之不可傳者去之名之不可教者正之故
兼愛爲我絕學棄智之說君子弗聽

或曰臧堅勇平廉矣劉子曰是安得爲勇且廉哉彼喪
其衆而不死惑也恥一言而死之忿也且堅者惑忘其
死忿忘其生者也勇者忘其死乎廉者忘其生乎

或曰儒者無益於勝敗之數秦漢之勢原憲季次無益
也曰然儒者無益於勝敗之數勝敗故不及儒者之治

矣

願大而不志於仁亂也好勝而不志於禮賊也

行斯政也使天下之人服是王者之政矣出斯言也使天下之學者悅是聖人之言矣故王者之政服人心而聖人之言悅人性政莫大於得人心得人心者非夫得衆人之心得賢者之心也民之於賢也其動以爲法其言以爲教故賢者所就就之所去去之國未有不以是而存亡者也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自古莫盛焉武王之有天下朝諸侯猶反掌也此之謂得人心

自信也故能使人信已自愛也然後可以愛人不自信雖欲教人不行不自愛雖欲愛人僞矣

或問克已復禮曰賢者就之不肖者勉之克已矣然則是人矣乎曰純則仁駁則否一日克已復禮而求仁焉天下孰能歸之

不仁者有三貧富則見怨貴則見嫉有功則見疑三者非人予也自予也

或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何謂也曰無爲而已矣天無爲四時行焉地無爲百貨出焉君

無爲百官治焉何爲哉
爵可貴也財可富也賞可勸也罰可威也中人也君子
貴不待爵而重矣富不待財而厚矣善不待賞而勸矣
過不待罰而沮矣然而貴貴焉富賞賞焉罰罰焉
中人之法也若夫貴富賞罰則非君子之事也
苟可貴也則可賤也苟可富也則可貧也君子貴乎非
貴賤乎非賤富乎非富貧乎非貧者也其動中禮其靜
中仁斯已矣
貴不爲賤也貴有道富不爲貧也富有禮是王者之臣
也貴且爲賤也術得行焉富且爲貧也政得治焉是伯
者之臣也貴爲賤而已富爲貧而已是敝國之臣必禍
之勢也
聖人有所不言而無不言
不知衆人有所不知也賢人有所不言而亦有所
所恥而不恥愚也非所恥而恥惡也
有仁心而不施之政焉民不信也有仁政而不施之法
焉後世弗御也故君子有其心必見於其政有其政必
著於其法

或問百姓不親五品不訓不祥莫大焉瞽瞍以殺舜爲
事象從而謀之帝曾弗能禁乎劉子曰禁則誅誅則傷
孝子之心聞屈子以伸父矣未聞屈父以伸子也詩云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聖人受命於天賢人受命於聖人者也是以問聖人者問其
也子事親臣事君出於聖人之命亦天命
所爲毋問其所以爲問其所知毋問其必不可知子路
是矣子路問鬼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問死子曰
未知生焉知死故聖人有所不言也賢者有所不問也
聖人所不言而言之雖辨弗聽賢者所不問而問之雖
精勿復
名者所爭也過者所匿也君子晦其名而衆不得蓋焉
明其過而世不得非焉
或問仁人曰仁人者死生無變乎已而況於富貴貧賤
乎或曰若是則莊老何足異曰莊老也過仁人遠乎哉
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也此段疑有闕文
或曰仁義禮智不若道之全劉子曰春夏秋冬別於天

叢書集成初編 知不足齋叢書

者也是以爲時金木水火別於地者也是以爲用使天不時地不用則無以知其大矣所謂道者固仁義禮智之名也仁義禮智弗在焉安用道

人無爲不祥也而後受其祥所謂不祥者少陵長不祥也賤干貴不祥也愚敝賢不祥也強駕弱不祥也少陵長長亦或陵之賤干貴貴亦或干之愚敝賢賢亦或敝之强駕弱弱亦或駕之其類還至也今有變怪之物鬼神之事至於此則人必以爲不祥且有禍矣至於身不祥則莫之能察者不亦惑哉

世之命仁也則愛而已矣奚足焉有所謂愛而不若其不愛奚以爲仁哉仁者人也今指人之一體而言人可乎知一體之爲人不知人之非一體也何以異於知愛之爲仁而不知仁之非愛也孔子罕言仁曰曷爲其罕言也曰不足言也其不足言何也仁者安之也非強之也知夫安之也何言哉孔子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夏之斯師之矣樂之斯友之矣是故師之者雖死不倍其道誠以爲是也友之者終身不貳其義誠以爲當也

蹙而言道必得輕焉強而言道必得爭焉輕爭之人不可以爲師師無輕者也師無爭者也

特賞罰而爲國不若其遺賞罰而不恃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苟爲厚於義而薄於利賞罰無所用矣夫賞也者賢者所薄也不得已而居之罰也者小人所薄也不得已而用之

劉子曰天地之神也待人而成功而況乎人之不及天地乎

遠於利可謂士矣遠於利篤於學可謂士君子矣遠於利篤於學成於禮可謂仁者矣

人之性善而自以爲惡人之情正而自以爲邪非情無性非性無善性之與情猶神之與形乎今夫盲者不能別五色聾者不能昭五聲非無聰明也形不使也人之所以去善而爲不善者亦若此矣豈性不善哉情不使也因以爲性惡矣是亦謂耳目非善也夫盲者不夢盲而夢明俄然覺則盲矣聾者不夢聾而夢聰俄然覺則聾矣然則聰明非不存也物有蔽焉耳人之困於情亦猶是也

或曰治國以刑名猶愈乎已劉子曰然天下大治則無所用刑上下分定則無所用名刑名者亂之資也小亂則解大亂則駭雖有刑名亦不得施矣夫懷之以仁義道之以禮樂迨其敝而後刑名繼之變未窮也

劉子曰道之所以不明者三智者損之以就功賢者文之以便已學者析之以遂名故道之所以不明者三非小人不肖之過也凡在賢智而已矣古之爲道者大而不損致而不文玩而不析

有仕爲天下者有仕爲國者有仕爲家者仕爲天下者德合則見不合則隱仕爲國者雖德未合有禮則留無禮則行仕爲家者不謀人之軍不議人之國寵則辭之危則避之是皆君子之義也任輕而憂重勢疎而慮密其唯好亂之人乎

劉子曰仕有三恥相時而爲道恥也希俗而爲功恥也飾義而爲名恥也

劉子曰道詠有三飾人之意謂之鄉原倚人之色謂之籧篨服人之言謂之戚施士不脩其方而游富貴者皆鄉原籧篨戚施之類也

鸜鵒鳥之巧者也而常以其巢覆其宗鸜鵒之巧至於害而已矣夫智不知擇安危之處而美其宮室則亦奚以異鸜鵒之巧哉

劉子曰有命必有性性者命之分也有形必有情情者形之動也

劉子曰凡學志爲本道次之文次之無其志爲其道不立無其道爲其文不傳

或問明哲劉子曰自知之謂明知人之謂哲

劉子曰郊以歲始禘以歲終終始之義也三代共之

劉子曰爲君有患患不知人不患無臣爲臣有患患不能治身不患不能治民故君必不知人然後無臣臣必不能治身然後不能治民知人有道也無以名妨實治身有道也無以遠謀近人自爲正而國治耳

劉子曰深於易者吉凶不待占矣此之謂知微

劉子曰常事禮也變事權也堯禪舜舜禪禹湯伐桀武王殺紂伊尹放太甲周公攝成王權也聖人仁人無所不用權唯聖人仁人然後可以用權

爲人臣者不可以不自重也食而廢事君雖弗誅則犬

豕畜之媚而廢節君雖弗誅則倡優畜之妒而廢能君雖弗誅則婢妾畜之巧而僥倖君雖弗誅則寇竊畜之此四者非君子其名也自子之也

或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何也曰利非所以爲號也命非所以明教也仁非所以常道也利爲號必失所以利命明教必惑所以教仁常道必輕所以道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自內出者無匹不行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吾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文義不貫疑是三段

功名之說立則道德微古之君子以道事上以德畜下勝國而非謀也富國而非利也齊衆而非刑也克敵而非力也凡在道德是故奇變之巧矯僞之行君不以賞於朝士不以教於國史不以書於冊

君使臣報也臣事君報也君入報其德臣入報其食報也者報其直者也直者天下之公也薄施而厚報之君子不爲工尹商陽是也厚施而薄報之君子不可豫讓是也

射者勝而飲慶也下而飲罰也於飲酒而有恥焉故刑

可以不用也

禮者幣之質也自我往者緣其質以出其文自外來者緣其文以觀其質

聖人之所言吾有所達而無有非聖人之所爲吾有不知而無有疑聖人受命於天賢者受命於聖

王回問曰堯命治水四岳薦鯀堯曰方命圮族然猶試之九年若是乎聖人之不愛民也劉子曰否奚謂此哉堯將以盡民心者也洪水方割浩浩懷山襄陵當是之時民猶倒懸也能釋是懸者民之望之猶父母也自四岳九牧天下之人以鯀爲能釋之然而堯不用則是奪之父母也奪之父母而水不治天下之怨非堯尚誰哉聖人之政也務盡於民心而不以獨智知不使已負疑於天下爲天下而非已也故賞而天下莫不從罰而天下莫不服愛民之至孰大於是

劉子曰聖人神也神也者不見而形不言而知不行而速者也王回曰然則聖人不可及乎劉子曰否其可及也者皆可及也其不可及也者則不可及已聖人之言有不可以智知聖人之爲有不可以理推是皆天也獨

聖人知天命之可以然可以不然王回曰然則聖人不可知乎劉子曰否其可知也者皆可知也其不可知也者則不可知也已矣其神也其天也吾不知其可知而知其不可知矣王回曰子之言聖人也太尊劉子曰然衆人之言聖人也太卑人有言曰琢圭玉可以爲日月之明子必不信也琢圭玉可以爲日月之形子必信之矣然則以圭玉爲日月之明雖良工止焉以圭玉爲日月之形雖拙工勉矣將卑日月以止良工乎高日月以勉拙工乎

王安石曰性者太極也情者五行也五行生於太極而後有利害利害非所以言太極也情生於性而後有善惡善惡非所以言性也謂性善惡者妄也劉子曰王子之言其謂人無性焉可已夫太極者氣之先而無物之物者也人之性亦無物之物乎聖人之言人性也固以有之爲言豈無之爲言乎是亂名者也王子曰人之性無善惡之稱彼善不善者情之成名也然則聖人無所言性可矣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夫不以物爲無性性爲無善而以性爲善或不得本者也如物也而無性

性也而無善則乾尚何化而化尚何正之有夫言性而明其無性者不足以明性而固惑於有性者也說何以免此王子曰情生於性而有善惡焉善惡乃非性也往應之曰雞生於卵而有雌雄然則雌雄生於卵之前乎生於雞之後乎雌雄生於卵卵雖無雌雄之辨不可謂卵無雌雄也善生於性性雖未有善之動豈可謂性無善哉彼卵而無雌雄性乃可以無善矣

歐陽永叔曰趙盾弒其君加之弒乎誠弒之乎劉子曰加之爾何以加之也曰不知賊之爲誰而不得討可也知賊之起也而力不能討可也知賊矣力足以討矣緣其親與黨而免之是以謂之弒君也曰今有殺人者有司足以執之而不執也然則謂有司殺人可乎曰否不可君固非人之比也大臣之於其君豈有司之於其人乎君親之間聖人加焉後世猶亂況勿加也書曰議事以制此之謂也

或曰契生於簡娀后稷生於姜嫄詩人以爲天命之何也曰王者之興固然不已怪且神乎古之有是多矣惟不以怪而以爲理是以聖人存之可得聞乎曰王者之

興也其符絕人其德絕人其功絕人三者參而王有其
德無其符無其功不能以王仲尼是也有其德有其功
無其符不能以王夏之益商之伊尹周之周公是也有
其符有其德有其功然後王夏商周漢皆是也故曰配
天漢字疑衍文

永叔問曰人之性必善然則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
可乎劉子曰可愚智非善惡也雖有下愚之人不害於
爲善善者親親尊尊而已矣孔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
孰愈對曰賜也聞一以知二回也聞一以知十然則其
亦有聞十而知一聞百而知一聞千而知一者矣愚智
之不可移如此

深甫曰秦伯讓一國而曰讓天下何也劉子曰唯至德
者能以百里讓是亦讓天下矣讓者推己之所能有而與
能以百里讓是亦讓天下矣讓者推己之所能有而與
人者也非其有而居之謂之盜非其有而予之謂之佻
劉子曰教者所以明民也明民者其猶迷之有表乎一
則得多則惑天下之表亦衆矣欲民之無惑難矣

劉子曰道廢則士之爲私議者衆而後有楊墨政亂則

民之圖非福者衆而後有佛老庶之富之教之節之事
非其方者恥之子思不去其親臣思不去其君天下安
有不治乎
人之議所親也則欺所賢也則回所貴也則隨欺者私
也回者疑也隨者畏也君子雖私不欺雖疑不回雖畏
不隨故父兄之私諱而已矣聖賢之疑辨而已矣君長
之畏直而已矣
學不能至於自足者好爲人師道不能至於自得者急
言天下之憂

十未可言而言者及其可言也或不言矣未可憂而憂
者及其可憂也或不憂矣有利之心存焉君子不由也
人自以爲忠者衆而明於忠者寡人自以爲仁者衆而
至於仁者寡忠者以厚得之用力爲下仁者以靜得之
愛利爲下
君子有過而無罪父子之親也君臣之義也朋友之交
也骨肉之愛也君子過於厚不過於薄觀其過可以知
仁矣
劉子曰天地之運一動一靜四時寒暑一進一退萬物

一生一死一廢一起帝王之功一盛一衰祆異變化一出一沒此皆理之自然者也唯聖人窮於理理者徹而著隱而顯者也猶羿之射也在百步之外而不失秋毫射之理先盡矣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敢問其不可得聞何也曰神神也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萬物之性未嘗同而聖人盡之剛柔也遲速也淺深也明晦也燥溼也應而不窮者也物固未嘗無性而性未必善也人之性善矣而未必能自知也學者能自知矣而未必能盡人也人之與人其類同仁人能盡人矣而未必能盡物也故可以聞者言也不可以聞者其所以言也

永叔曰以人性爲善道不可廢以人性爲惡道不可廢以人性爲善惡混道不可廢以人性爲上者善下者惡中者善惡混道不可廢然則學者雖毋言性可也劉子曰仁義性也禮樂情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人情爲禮樂也非人情無所作禮樂非人性無所明仁義性者仁

義之本情者禮樂之本也聖人唯欲道之達於天下是以貴本今本在性而勿言是欲導其流而塞其源食其實而伐其根也夫不以道之不明爲言而以言之不及爲說此不可以明道而惑於言道不可以無言而迷於有言者也

劉子曰君子小人之恥過也同欲善也同君子恥過而改之小人恥過而遂之君子欲善而自反也小人欲善而自欺也其斯所以異乎雖然紂未嘗不自多以無過未嘗不好人之謂已善也吾以是效之君子小人之恥過也同欲善也同所以異者微耳楊朱哭衢塗曰此夫失一舉足而差以千里者與此之謂也

永叔曰老子貴無爲然則極老子之無爲且將大不爲國小不爲家開口而哺仰人而食安坐徒處而已矣劉子曰非也貴無爲者以其可以無不爲也無不爲者唯無爲獨也此聖王之道仁人之守非老子之蔽知老子之蔽者其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學棄禮號不可以教者也老子爲柱下史矣未嘗以無爲廢其職然則無爲非所以廢職也舜耕而化陶而化魚而化賈而化知夫

無爲也故能屢化不知夫無爲也蹟於物久矣

劉子曰道莫大乎仁仁莫要乎一一者無不貫也無不載也一在內萬在外一之至貴賤貧富壽夭生死不見其異焉進退取舍動靜語默不見其二焉事有制者也禮有節者也言有物者也所以事者不出於制所以禮者不出於節所以言者不出於物秉夫無心以遊無欲大矣

永叔曰何以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也劉子曰復者靜靜者天地之性也知靜者非靜之至也動而反於靜也性靜者靜之至也動而爲萬物應故曰天地之心也永叔曰人之生也一生一死一覺一寐生動也而死靜覺動也而寐靜所謂靜爲復者然則天地之心死且寐歟劉子曰非此之謂也復靜者言得一也得一者純粹積於胸中與物變化而不以外傷內者也非死且寐之謂也有人於此耳目聲色猶衆人也形體動作猶衆人也然而未嘗以外傷內未嘗以內隨外可以謂之動乎然則復其見天地之心可知也

或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敢

問召公之不悅何也曰疑其疑何也曰以周公爲不可
復三公之列夫既嘗南面而聽天下矣復子明辟又留
而不去潔於節者不爲夫周公之意以文武之道未之
能大備備之者已而已矣是以北面就諸臣之位侑侑
如畏然攝天子之位而不自以爲泰反以三公處而不
自以爲少死則葬於成周聖人之忠也然則召公不知
周公歟曰否召公相成王卜宅於洛率諸侯以幣見皆
再拜稽首曰旅王若公曷爲爲其不周公知也夫聖人神
矣必有疑而後辨辨而後論者非召公不足以動百姓
之疑而論其義則其疑也乃所以辨也其不悅乃所以
驩也君子之爲衆人固不知

劉子曰無強重任强重任非其實必毀其名
欲重名非其實必毀其名

劉子曰山林之士重牛市力人康輦負役於名譽之
欲重名非其實必毀其名非其實必毀其名
得於德者安生安生者家之謂孝子也國之謂忠臣也
戰之謂勇士也教之謂賢師也學之謂長友也安生者
非以生爲安者也言達於性命達於性命者故能役於
禮義曲而中肆而辨死而不貳

待賞罰而爲治者非正主也挾非譽而爲義者非德士也

深甫曰無衣之詩晉武公之詩也晉武公兼有宗國則君子曷爲美之君子之道固兼其宗國乎劉子曰否此之謂變風變風者變於正也變之中有美美之中有刺取其一節不兼其義谷風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無衣之詩其惠足以得民其智足以使臣其力足以兼國然而不自安也待天子之命然後安是之取爾也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非以其殺子糾篡齊國爲正也以尊天子也

劉子曰聖人之政吾非得親見之也而有禮存焉聖人之言吾非得親聞之也而有書存焉書者一是一非一僞一眞吾誰與信然則吾且以禮觀政以道觀言乎

三王之禮相變者皆其可得而變者猶若也夏足鼓商楹鼓周縣鼓謂之鼓之變可也以爲變鼓矣則吾未之見不言不爲者天也言而不爲者君也言且爲者臣也不

言而爲者民也四者有職而爲爲下矣
雖有聖人之性顧而與衆同雖有無爲之德還事於事
是以知聖人者鮮矣
楊惎問曰仲尼稱顏淵不遷怒何謂也劉子曰中庸而
已矣衆人之怒也出怒於怒故怒也是遷也已顏子之
怒也出怒不怒出怒不怒者也怒出於
不怒者有遷之者乎仲尼其一端爾由是言之謂之
不遷怒也可謂之不遷喜也乎楊子曰何謂中庸曰中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此四物者君子不能不由焉然而中爲之本矣有
人也喜之不喜怒之不怒若是可謂中庸乎曰未也是
其於智也達於道也偏偏則不徧是其過之者也然則
喜之而喜怒之而怒喜怒不失其類則可謂中庸乎曰
未也是其於名也察於情也節猶未免乎徇也是之謂
不及然則奈何曰因於物緣於理彼其可喜也而喜之
彼其可怒也而怒之其貌曲巧其變曲當物之制也理
之有也而泊然無所於係是中庸矣孔子曰中庸之爲
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君子之道致平至有日不爲無日愈乎已

矜小名以售大僞飾小廉以釣大利者唯鉅孱也何謂鉅孱鉅者齊之處士孱者魏之處士鉅以玉璧賂而顯孱以金錢貨而用以名處士則是所以爲處士則非也

公是先生弟子記完

公是祖居在新喻之荻斜此書初未有傳乾道八年誨客遊豫章九月十日都運劉司業文潛見邀夜話偶出此爲贈蓋蜀中善本得之甚珍留寄旅舍既而歸省復來二十六日道過臨江而使君江艮中叔源留飲富壽堂因語及之使君欣然卽欲鋟版且云去替雖近亦當辨此十月一日至新吳卽發篋封寄輒題於後庶他時知其來自司業劉公而使君主張名教不以秩滿行迫而猶切切於斯也郡人謝誨書艮中是郡中

溥來臨江乃　先生鄉里二年間訪求其遺文而未能盡見既將去此乃得公是弟子記觀其徵言篤論皆根柢孔孟而扶植名教醇於荀揚遠甚眞有大功於　聖門遂併工刻之以廣其傳凡是正十有六字其疑者闕之乾道壬辰十月上澣三衢江溥書

石公是先生弟子記臨江劉子之遺書也前太守江公既刊是本不黯時在高安得而讀之疑其頗有闕誤及到官同年友先生之從曾孫靖之子和又言之因取其家藏舊本校正果有百餘字而其從叔父彭因椿復出一本尤精且詳子和本縣之尚多舛脫如叔贛問尚書記人之功下脫五段文勢差錯至不可讀其他以二其慮下闕七段文勢差錯至不可讀其他以二段爲一一爲二者不可概舉蓋彭因本乃閣下善本雖子和亦未之見故也不黯既愛其精詳且受二君之請遂爲正其訛謬增益未備者更版凡十有八補字三百七十刻之郡齋使學者

得見其全書而二君獲補完先世遺文之力豈
不休哉淳熙改元孟秋朔玉牒不黯書

右劉原父先生所著題曰弟子記者殆託於及
門所記錄歟按先生墓誌及宋史本傳俱云五
卷今本祇一卷與晁公武讀書志合當屬足本
無疑也是書一開于乾道再版于淳熙此承淳
熙校本之舊尤稱完善雖讓轉傳鈔不無小悞
要勝乾道初刻也西江近刻劉子全書獨遺此
帙因爲補刊以傳

乾隆乙未上巳長塘鮑廷博謹識

附錄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皇朝劉敞原甫撰記其門人荅問之言楊愔王安石之徒書名王深甫歐陽永叔之徒書字

趙希弁讀書附志

右劉敞原父之說也謝良齋得之劉司業焞博按焞字文潛蜀人見范成大吳船錄以遺清江守江溥刻之趙不黯以閻下本校正而識其後如叔貢問尚書記人之功下闕五段梓慶削木爲鐻至不敢以爵賞攖其慮下闕七段文勢差錯

至不可讀其他以二段爲一段一段爲二者皆正之

同治辛未重刊

經筵玉音問答

經筵玉音問荅

廬陵 胡 銓 邦衡

隆興元年癸未歲五月三日晚侍上於後殿之內閣蒙出示荅金人書藁上謂予曰內中有未善處卿宜仔細說出予荅曰出於天筆小臣何敢有所妄議蒙賜金鳳箋就所御玉管筆并龍腦墨鳳喙硯又賜以花藤席命予坐於側草換書上謂予曰朕以此禮侍卿者恩至渥也金人無禮書中務要得體當不諛不僭頃予以草換書藁進呈上自讀數次又親改數字

上曰卿之才識學問可謂過朕又曰當封呈太上皇時將日暮上喚內侍讀香燃金花燭二炬又喚玉梅取扇上謂予曰今夕熱寢宮逼窄不若中書卿所臥處涼予荅曰中書固多涼處然臣老病之軀勢甚煖砌蛩聒耳可惡旨喚內侍廚司滿頭花辦酒上坐於中御七寶交椅繡龍曲屏風旨以青玉團椅九賜予坐於東向之側旨謂宮子王隆曰胡侍讀年老豈可無椅坐者乃入內取通犀螺鈿屏風至旨謂予曰此乃朕向來曾安邸太上所賜物也上御玉荷杯予用金鴨杯初盞上自取酒令潘妃唱賀新郎旨令蘭香執上所飲玉荷杯上注酒顧予曰賀新郎者朕自賀得卿也酌以玉荷杯者示朕飲食與卿同器也此酒當滿飲子乃拜謝上自以手扶謂予曰朕與卿老君臣一家人也切不必事虛禮賀新郎有所謂相見了又重午旨賜子曰不數日矣又有所謂荊江舊俗今如故之說上親手拍予背曰卿流落海島二十餘年得不爲屈原之葬魚腹者實祖宗天地留卿以輔朕

也予忽流涕荅曰小臣三遷嶺海命出虎口豈期今
日再見天日上亦掩淚曰卿被罪許久可謂無辜天
不知之不在多說乃就坐食兩味八寶羹上謂予曰
此味極佳內有蚌肉猶可喫飯予荅曰臣向在新州
日食海味但於此則閒嘗上謂予曰此乃前日瓊守
張英臣所進者予奏曰酒行食遍恩浹意洽且暑熱
不敢久侍清光上荅曰今夕之會正朕與卿聚會之
便幸無多辭上謂予曰熱甚朕已去繡紗褌子訖卿
亦可便服予乃更青紗夾深衣以侍旨言書字予荅

曰前輩謂凡人書字象其為人今知信然上謂予曰
朕在東宮時只習徽祖字更習太上字予荅曰此兩
字格窠絕前聖上問予曰卿所寫字宛如卿之為人
予荅曰臣幼習唐朝顏眞卿字今自成一家豈應上
挂齒頰上曰朕前日侍太上皇於德壽宮閣上治疊
書畫因得卿紹興戊午所上封事眞本太上與朕玩
味久之喜卿辭意精切筆法老成英風義氣凜凜飛
動太上自藏之曰可為後代式但其後為秦檜之所
批抹汚者朕啟太上令工匠逐行裁去裝褙予乃荅

曰小臣平生習字多類此豈謂此奏至今塵於聖賢
篋笥中且三遭謫逐生不能保獨賴太上及陛下二
天之力俾晚復得入侍爲幸多矣頃上謂予曰朕無
事時思卿赴貶之時心思如何予荅曰只是辦著一
片至誠心去自有許多好處次錢予執尊立於上前
曰臣嶺海殘生誤蒙知遇天詔俾之還鄉足矣復賜
之錄用寵矣今乃賜之以白世之恩眞小臣萬載之
幸前杯已誤天手賜之酒矣但禮有施報小臣固不
當以草芥之語上瀆神聰適面奉玉音有君臣相聚
一堂之說用敢不避萬死輒捧玉巵一則以上陛下
萬歲之壽二則以謝陛下賜酌百世之恩三則以見
小臣犬馬之報乃執觴再拜酌酒上再三令免拜亦
且微揖潘妃執玉荷杯唱萬年歡此詞乃仁宗親製
上飲訖自執觴坐謂予曰禮有報施乃卿所言余再
三辭避蒙旨再三勸勉上乃親唱一曲名喜遷鶯以
酌酒且謂予曰梅霖初歇惜乎無雨予乃恭揖飲訖
各就坐上謂予曰朕昨苦嗽聲音稍澁朕每在宮不
妄作此只是侍太上宴閒被上旨令唱今夕與卿相

會朕意甚歡故作此樂卿幸勿嫌予荅曰方今太上
退閒陛下御宇政當勉志恢復然此樂亦當有時上
荅曰嗚呼雯不忘君眞忠臣也雖漢之董汲唐之房
魏不過是也食兩味鼎煮羊羔糊椒醋子魚上謂予
曰子魚甚佳朕每日調和一尾可以喫兩日飯蓋此
味若以佳料和之可以數日無餒腐之患予荅曰陛
下貴極天子而節儉如此眞堯舜再生上謂予曰朕
所爲非强乃天性然因舉所服澹黃鋪茸繡鳳汗衫
謂予曰朕此領汗衫已著兩年今計尚可得數年又

舉所著皁羅鞋謂予曰朕此鞋原是皇后做與太上
皇著者覺稍短朕著得及則今已三箇月矣向侍太
上時見太上喫飯不過喫得一二百錢物朕於此時
固已有節儉之志矣此時秦檜方專權其家人一二
百錢物方過得一日太上每次排會內宴止用得一
二十千檜家一次乃反用數百千太上與朕一領汗
衫著一兩年檜家人一領汗衫止著得數日即棄去
朕所以日夜切齒嘆息也又謂予曰太上近日賜朕
眞紅羅銷金團龍汗衫一領太上親書一批與朕曰

此領汗衫乃吾著者已十八年矣但色佳今賜吾兒
汝當念之朕藏此領汗衫甚謹朕不輕著只往德壽
宮及朔望臨朝與大祭祀則用此襯袞衣乃太上生
平所愛著者是太上所賜朕者遂令貴妃取此領汗
衫以示子子進奏曰陛下天性恭儉眞太上之賢子
小臣之賢君也次盞蒙旨潘妃取玉龍盞至又令蘭
香取明川鰕鮪至特旨令妃勸子酒子再辭不獲上
旨謂妃曰胡侍讀能飲可滿酌歌聚明良一曲上撫
掌大笑曰此詞甚佳正愜朕意上又謂子曰此妃甚
賢雖待之以恩然不至如他婦人即唱勸酒事便可
見矣上又令妃酌酒上飲訖謂子曰卿可酌一杯以
回妃酒子曰內外事殊小臣今夕蒙恩如此使臣殺
身以報陛下則所當然今使臣酌酒以回妃則不可
臣恐明日朝臣議臣之非上乃拱手荅曰朕知卿此
心忠直通於神明此朕之誤言也子遂又取酒再拜
勸上躍然滿飲之又自取酒親酌賜子上曰酒後不
可不喫龍次子荅曰臣向在海外渴甚惟以鵝鴨沈
香小片爵數片却以清茶嚥下今惟齒頰香辣且酒

渴頓醒乃以玉匜貯揭龍次數岸至上謂予曰此香
乃太上去冬自合者上自嚼一片餘悉以賜予凡七
餅予乃嚼其一上又喚蘭香取茶以進予亦被賜一
杯食兩吠栖椒醋羊頭眞珠粉及炕羊炮飯上謂予
曰炕羊甚美食畢上乃移步至明遠亭上坐於東向
坐板上予立侍蒙旨令坐就西向坐板上側坐又索
茶乃以龍涎香盞遞而盞至予拜賜一盞訖余乃辭
曰夜已三鼓恐聖躬疲倦上曰尚可餘時上旨喚王
先入池取藕蓮實剝去取玳瑁盤以水泛而進上又
索酒再酌滿飲予亦滿飲上謂予曰卿向在海南時
爲詩必多予荅曰臣向居嶺海時日率作詩十數首
初任福州僉判以詩詞唱和得罪故遷新州及居新
州又以此獲譴復徙吉陽軍甚矣詩詞能禍人也如
此今既蒙錄用靜思二十年前爲之墮淚上荅曰桑
田變爲大海大海變爲桑田古宇今宙多少更易此
事非特卿墮淚朕亦不知幾抆淚矣世事殊異無可
奈何予又奏曰臣向者謫新州時兄鋒在家生母曾
氏在堂臣只攜妻劉氏在任所臣長男泳乃紹興戊

午冬生於姑蘇次男瀣乃戊辰夏生於新州次男浹乃甲戌生於吉陽軍甲戌春正月八日臣生母曾氏喪於家而臣不知於五月四日方收家問臣惟有朝夕躃踊痛哭恨此身不即死與母相見於黃泉予言之不覺淚下上亦愀然揮淚曰朕向侍太上時聞徽宗訃太上爲之不飯食者數日生離死別上下同一懷抱予又奏曰夜已四鼓玉體疲倦上曰未王先復奏曰鷄已唱矣上曰朕若與宦官女子酣飲徹旦則不可朕與胡侍讀相聚雖夜以繼日何害焉又與予

同凭欄杆曰月白風清河明雲淡這樣樂處惟朕與卿同享之頃聞天竺鐘聲池畔柳中鴉噪矣上曰果然天明予乃再拜謝恩上握手謂予曰昨夕之樂願卿勿忘予荅曰小臣當圖報陛下且尚有侍宴之日於是侍上入內至候春門予揖退至中書遠望正門已啟百官畢聚候朝梅谿王十朋問曰何來予乃大笑握其手曰老夫夜來終夕不寢今歸自天上此段奇事兄豈容不知於是即盥洗更朝服而見

予半生嶺海晚遇聖天子擢用一歲之間凡九遷

其職一月之間凡三拜二千石之命十拜遷秩之旨至於隆興癸未夏侍宴之恩古今無比予老矣風燭可虞謹親書於後以爲後人之徵嗚呼天語諄勤後之子孫當永保之以無墮予志

淳熙丁酉七夕澹菴老人胡銓跋之以示男泳澥淡灊姪孫壻周鐸

右云經筵玉音問荅乃子隆興癸未侍宴所記也原有子當時親札藁一小冊爲灊姪取去日後切不可落附他姓之手又有正本一卷乃吏札也視

子親札者反無失天語諄勤後人可以憑信故又以吏札之本精加刪潤親手錄藏於家使後覽者有所訂焉昔司馬文正公不喜後人寶其祖宗之字蹟以爲心畫也手畫像但喜後人寶其祖宗之字蹟即見其人之手之後能以文正法也見其字蹟即見其人之手之後能以文正公之心爲心其亦賢矣

中元日胡銓又跋時祀先分胙罷喜雨涼而書也